



# 也谈“规矩”

徐文光

何为规矩？按照词义，是指一定的标准、法则或习惯；行为端正老实；合乎标准或常理。我想把它细化，试图掰开了，揉碎了，来更深一步领悟其含义。

以吾愚见，规矩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大到宏观世界，小到微观世界，一切事物存在的形式，都不能违背“规矩”。

一只蚂蚁，离不开蚂蚁群，它的形迹是有规可循的。你看它排成长队的样子，多像一支行进的队伍。一只蜜蜂，离不开它的蜂群，即使单独行动，最终也得“归队”。《狼图腾》作者（主人公），将一只小狼崽圈养，

由于它脱离了赖以生存的环境，没有受狼爸狼妈的调教，因而失去了原有的“狼性”，即使放生，也难以回归本性，有可能无法生存。

动物如此，作为高级动物的人，当然规矩就更是须臾难离的了。它不仅是客观生存的需要，更是对人主观性地约束。离开了规矩，人将变得狭隘，甚至走入歧途。表面上的“自由”，失去的却是自我。君不见，那些不按照常规“出牌”的人，往往事与愿违，落得个轻则失之交臂，以失败告终，重则身败名裂，甚至粉身碎骨。你

看，那些肆意闯红灯、抢逆行、酒后驾车的司机，结果如何？轻者扣分罚款，重者遭遇车祸，甚至危及生命。例子很多，不胜枚举。

再看宏观世界。宇宙间的一切天体、物质，都是沿着一定的轨道运行。地球自转一周为一天，围着太阳公转一周为一年；月亮的月圆月缺，皆按照自身的轨道运行。卫星上天，飞船探月，都经过科学家的精确计算，其运行轨道的掌控，是一点也不能马虎的。否则，就会功亏一篑。

由此，是否可以做出结论：

规矩是个铁的定律，是须臾不可“擅弃”的东西。世间的规矩，很多是约定俗成的东西，有些并没有形成条文，但人们依然能自觉的遵循，并没有强制。人懂得规矩，方能行动自如，成功的几率就大。人若不守规矩，我行我素，随意、“任性”，那就离失败不远了。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清醒的守规矩者。当然，这并不是说什么事都墨守成规，也不等于说事事循规蹈矩。我们需要的是分清什么是正确的“规”，什么是必须遵循的“矩”。在这方面，糊里糊涂是要不得的。

夏晓  
八宝山街道 朱建中

清风拂晓透窗纱，  
半院绿荫半院霞。  
铿锵军歌传虎气，  
盈盈喜鹊戏枝丫。  
稚儿循序忙早漱，  
老叟精心备早茶。  
云淡天高多丽日，  
家家好种洛阳花。

夕阳与父亲

代义国

夕阳的残光透过窗户  
照在我脸上 如血如泪  
夕阳是父亲 额头是皱纹  
记载的负荷  
压弯了父亲的脊梁  
父亲仍支撑着  
直到没入地平线  
父亲是夕阳  
幼稚的儿女  
早已耗尽了他的能量  
浓黑的乌云  
渐渐吞没他的残光  
夕阳仍执着地  
把一抹辉煌  
洒向希望的田野村庄

绿地

蓝虹

不是田野  
不是山丘  
仅仅是一小片坡地  
在公园的深处  
满满地爬满了绿色  
雨水过后  
更是翠得晶莹  
蚯蚓和蜗牛  
慢慢地舒展身体  
依然有草籽发芽 丰茂  
静静地陪伴树的成长

投稿邮箱 shuping0926@126.com

## 南海晚霞

周正云 摄影作品



# 大贪官和珅

李海荣

和珅是乾隆皇帝的宠臣。他既没有贵族家庭的背景，也没有进士出身的学历，凭借自己的努力，官至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等职位，俨然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皇帝”。他也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贪官。乾隆驾崩不久，和珅即被嘉庆惩办。

和珅出生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他幼年丧母，父亲曾任福建副都统，也在他儿时就已经去世

了。和珅十岁左右，有幸进咸安宫官学学习满、蒙文字与儒家经典，受到良好的教育。二十多岁参加顺天府乡试时，他没能考中举人，却因出身满洲，做了三等侍卫，得以出入宫廷。这个差事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为他接近乾隆提供了机会。

凭借聪明伶俐与干练潇洒，和珅越来越得到皇帝的赏识与器重。他的仕途可谓官运亨通，青云直上。20多年间，乾隆授予他重要的升官和封爵达50次之多。这里面有很多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和珅确实很有才学。例如，审判李侍尧案，和珅处理得当，干净利落。他精通汉、满、藏、蒙等语言，六世班禅进京朝觐乾隆时，和珅就是难得的翻译人才。镇压台湾林爽文

起义后，他还成为钦定的二十功臣之一，画像被绘入紫光阁。英国使节马戛尔尼在《乾隆英使觐见记》中也对和珅夸赞有加。称其“相貌白皙而英俊，举止潇洒，谈笑风生。樽俎之间，交接从容自若，事无巨细，一言而办，颇具大国宰相风度”。

另一方面，和珅对乾隆揣摩奉迎，投其所好，深深博得皇帝的欢心。例如，乾隆喜欢吟诗，和珅也随之附和；乾隆酷爱书法，和珅就刻意摹仿乾隆的笔体；乾隆愈加年迈，和珅侍奉左右，体贴周到。朝鲜《李朝实录》中就有记载，和珅虽贵为大学士、军机大臣，但每当乾隆咳嗽吐痰的时候，他会马上亲自端痰盂侍奉。

而最令乾隆满意的，还是和

珅能够满足他的奢欲。乾隆一向好大喜功，晚年尤其铺张，数次南巡、大兴土木、举办千叟宴和万寿大典等，都需要大把的银子。然而，当时国库拮据，作为总管的和珅只有通过侵吞、贿赂、放债、开店、收税、盘剥等手段多方搜刮，聚敛钱财。他不仅命令在京各衙门长官捐出俸银，还命令外省三品以上大员、两淮盐商等都要奉献。他还用“议罪银”，即有过失的官员以交纳罚银代替处分的方式，为乾隆增加小金库的收入。乾隆有充裕的银子随意享乐，自然也和对珅更加依赖。在这个过程中，和珅也中饱私囊。

嘉庆四年（1799年）初，乾隆驾崩。国丧期间，嘉庆果断采取措施，抄没和珅家产，并赐其自

裁。这件事令举朝上下为之震惊。据嘉庆给和珅定下的二十大罪状记载，和珅所盖的楠木房屋，僭侈逾制；在蓟县所修的“和陵”，规模超过亲王；府上所藏的部分珠宝比内务府的还大还好；夹墙、私库、地窖均有藏金；如果把其经营的当铺、银号、取租房屋等资产折合成白银，更是不计其数。正所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惩办“富可敌国”的和珅不仅可以缓解嘉庆面临的财政压力，更可杀一儆百，以谢天下。

事实上，在当时的社会中，大贪官和珅已不仅仅是桩个案，而是封建社会君主专制腐败机体上的一个毒瘤。和珅纵然有过人的才华、揣度上意的本事，贪赃枉法的伊始必然也是他自掘坟墓的开端。

